

<<空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空壳>>

13位ISBN编号：9787229064150

10位ISBN编号：7229064155

出版时间：2013-7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空壳>>

内容概要

《空壳》内容简介：所有的人都是行走的躯壳。

褪掉壳子，我们都一样，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

法医吕鸿在警局成功破获“索魂者”一案后，情绪不堪重负忽然出走。

她的男友，在同一警局刑侦科工作的警探高毅，在寻找她的过程中，发现吕鸿的失踪，并不是出于情绪失控……

与此同时，市里忽然出现了有预谋的连环杀人案。

案子像踩着鼓点而来，杀死一名在逃凶犯，再对付一名优秀警探……这样的节奏让警界和罪犯们都人心惶惶。

风声鹤唳之时，刚退休的老警员又被谋杀。

调查才开始，更多的退休警员也相继被害。

高毅发现，这和一起早已结卷的陈年旧案有关。

铁定的证据却暗藏玄机，前来助战的女警探藏央，真正的身份也是迷雾重重。

吕鸿的秘密，藏央的秘密，老警员们的秘密，新案旧案的秘密，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高毅……

最亲密的人，却背着你，隐藏了最大的秘密……

<<空壳>>

作者简介

凜，原名朱佳，曾做过电台英文节目主持人，教师，多个国际发展组织翻译，后来尝试写作，以本名发表文学类小说，散见于多种文学杂志，并以“凜”之名在杂志《最推理》上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女法医之索魂》。

推理小说包括“刑警高毅”系列、科幻侦探系列、维利系列等。

凜试图在类型小说的地域里开拓一条新路，被读者称作“反类型化作家”。

<<空壳>>

书籍目录

赤卷如果每件物品属于一名不幸被害的女子，那么这个箱子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小孙似乎看见了无数的双手沾着泥土和鲜血，从坟墓之下伸出来，向他求援橙卷透过这条两指宽的狭缝，可以看到在靠窗的老板桌上，放着一个巨大的纸箱。

纸箱在桌面上轻微摇动着黄卷睡梦中，他看到了一条漫长的隧道。

隧道里没有灯，只在黑暗的尽头有一点光亮。

梦见隧道，是暗示自己对未来的恐惧和未知绿卷骨头在冬日清晨散发出清冷的白色，沉默地和警员对视着。

这分明是一截人的小腿胫骨。

被剔净了，切了一半送来青卷整个剧院鸦雀无声，只有小混混的质问声和脑袋“嘭、嘭”的撞击声。

这声音带着血腥和恐惧，在整个剧院里回响蓝卷高毅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也可以止住不查！

让这成为一件悬案，让所有的污垢和肮脏全都随着他们的死亡一起埋葬，让这些警察永远做英雄！

紫卷脑海里玻璃破碎，大厦倾塌。

当年在隧道里枪响时模糊的那一幕，立刻全然清晰起来

章节摘录

1. 陷阱也打开了日暮时，在一片人头攒动的广场上，步履艰难地走来了一个年轻男子。四周人来人往，走路的姿态各异，却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走。他不像是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走，更像是戴着脚镣在雪地里跋涉。每一步都艰难，都沉重。好像在每个步子之前，都暗藏着一个陷阱，一道深渊。广场四周高楼林立，把中心围成了一口井。惨白的冬日阳光从井口跃下，光线坠落到井底时摔得粉碎。它们用集体自杀来推进时光进程。天气已然越来越冷，本来就没有几分热气的日光在落地之后，变得比冰雪还凉。男子在这一片支离破碎的时光中心停住脚步，双眼发红，额头不合时宜地突突冒汗，似乎那些冰凉的日光一旦窜入他的体内，就回复了生机，变成无形的火焰，将他的全身烧了通透。他的右手始终塞在裤兜里，眯起眼睛，眼神仓惶地从行人的脸上掠过。一对母女模样的女人向他走近了。母亲将近五十岁，个头矮小，穿一件厚厚的短外套，一看就是手无还击之力。女儿大概十六、七岁，身体瘦比麦秸，眼睛蛮大，挺单纯，涉世经验不超过十八部电视肥皂剧。就是你了。男子站在原地不动，等着这对母女走近。他闻到了女孩黑发上飘动的洗发水香气。男子盯住女孩儿，汗水小溪般顺着脖颈上鼓起的青筋流下。他没有退路，没得选择。出手之前，男子转身向后面的大楼快速看了一眼。除了楼体玻璃的反光，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男子咬咬牙，向那对母女走去……忽然，他向那飘散的黑发伸出左手，手掌穿过洗发水波浪般的香气，一把把女孩拽过来。他顺势掏出一直藏在裤兜里的右手，右手中持有一把弹簧刀。刀刃跳出，抵在女子的脖颈上。动作虽然生涩，却因为高度紧张，反而迅速连贯。母亲见状，先是短暂的惊疑，反应过来后，大声尖叫……在城市的另一边，红蓝两色如两团各带正负电极的乌云，激烈地碰撞着，厮杀着，撞击出的警笛声尖锐锋利，取破竹之势把熙攘拥堵的车流劈开。

“他妈的，好大的派头！”

一名不得不让道的、把头发染成紫色的年轻轿车司机望着疾驰而过的警车，很不满地埋怨着，顺手拧开了收音机，听到一名女记者正在用焦灼的声音报道：“被劫持的人质是个年轻女孩。劫持者把人质挡在前胸，并且用刀紧紧地抵在了女子的脖颈上，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轿车司机一听，急忙打开车载电视，随便转到任何一个地方台，都可以看到这段及时插播的惊险新闻……新闻的发生地在购物广场正中心。轿车司机立刻看到，在广场正中站着一名体态臃肿的男子。镜头拉近后司机再仔细一看，原来男子之所以肥硕，是因为身前还紧紧勒着一个女孩。女孩瘦弱，被吓软的双脚早已失去了定力，身体几乎是被男子提在半空。她的眼睛被恐惧撑得出奇地大，水汽朦胧的眼膜下汨汨流出串串泪珠。高楼投下的阴影随着日光的转移而默默移动。阴影的前部已经悄悄覆盖了劫持者的头部，只有身子敞亮在逃散的日光里。让人乍眼一看，还以为劫持者是个无头人。持刀男子前端扇状站着一圈特警，其中一个手拿话筒，正在和男子谈判：“请你冷静！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商量。”

<<空壳>>

” “我要的人来了吗？”

”男子一边问，一边紧张地左顾右盼。

紧张激发的汗水顺着眉骨滴落到眼睫毛上。

男子感到痒痒。

这样的感觉和此时此景相比，是多么的不配套。

他顾不上擦，也腾不出手来擦。

汗水在他的睫毛上形成一道薄薄的水帘，让他看不清面前特警的容貌。

此时，他的心里，只想见到一个人。

“来了。

已经在路上了！”

”特警说。

“你可不要耍我！”

”男子一甩头，甩掉睫毛上的汗珠，眼前徒然清爽。

为了证明自己说到做到，为了在特警面前树立威信，他掂掂手里的刀，稍稍用力，将刀尖戳进女孩的脖颈，明晃晃的刀尖一闪，吐出一颗鲜红的血珠，如初梅绽放。

超越了轿车的警车里，刑侦科的年轻警员孙立握住方向盘，从后视镜上看了一眼那个让路的紫发司机。

他看见司机的嘴唇开开合合，“看”懂了他嘴里的脏话。

小孙在收回眼光的时候，看了一眼身边的科长高毅——这个持刀男子坚决要见的人。

高毅的右耳里塞着电话耳机，两眼盯住手机上的视频，直接掌握着购物广场的一举一动。

“科长，你认识这个人吗？”

”小孙问。

高毅皱了皱眉头，迅速回答到：“不认识。

” “那他为什么点名要求见你？”

”小孙说着，目光集中在前方，看到拥挤的路面上让出了一条窄缝。

只是，五十米前的窄缝中还留有一辆大卡车挤在中间，无路可去。

左右都塞满了车，路被大卡车堵死了。

小孙左右估计一下，不但不减速，反而脚踩油门，朝卡车尾部驶去。

两边的司机看出了苗头，纷纷按响了喇叭，似乎在提醒这辆警车，不要莽撞。

可是警车却一意孤行，向前加油冲刺。

司机们失语了，张大了的嘴巴好像要说：“这辆警车疯了吗？”

难道要从卡车上飞过去不成？

！

”在一片喧嚣的汽车喇叭声里，小孙提高声量嘱咐高毅，“拉好了！”

”和其他汽车司机相比，高毅的反应恰恰相反。

他信任地点点头，在小孙加速的同时，拨通了特警队长徐科诚的手机，“喂，老徐，你们的人都到位了吗？”

”高毅正说着，感到身下的警车仿佛一条窜出海面的飞鱼，冲向卡车尾部。

不同的是，飞鱼窜出水面后是迎向畅阔的天空，而这辆警车却是在撞向局促的死亡。

在周围众司机冲破失语后爆发出的尖叫声里，警车如火箭接近了卡车，就在要与卡车“亲吻”的一刹那，小孙力打方向盘，向右拐去。

在右边，紧贴着卡车，同速行驶着一辆车身底盘较高的运输车。

警车如一条入港之鱼，钻入运输车身下。

峰回路转。

高毅听见顶灯盖和运输车底部横杠摩擦的“滋滋”声，看见车窗外火星一边坠落，一边熄灭，同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胶皮味。

他的耳机里传来徐科诚的回答：“已经到位。”

<<空壳>>

“已经到位”是指埋伏于购物广场左侧商务楼二十六层天台上的狙击手。狙击手紧贴着水泥地面，身上的灰色伪装服和地面颜色一致，像一只壁虎一般，眼睛一眨不眨，目光的焦距透过准星，集中在持刀男子的左脑太阳穴上。

“你在哪里？”

徐科诚焦急地问。

“马上就到。”

高毅感到身体再次一偏，警车钻出运输车的肚皮，向着前方敞开的路段全速冲去。

柳暗花明。

二十六层楼上，隐蔽的狙击手耳机里传来徐科诚的声音：“目标要的人来了。”

继续等待。

狙击手一动不动轻声说：“收到。”

风向，风速，距离都计算好了，目标像一只无法逃脱的蚊虫，无论如何晃动，始终处在瞄准器的中心。

全都在掌握之中。

一切只等待上方命令。

楼下广场上，特警让开一条道，小孙跟着高毅，向最前沿走去。

一个皮肤黝黑身穿特警制服的大汉一见高毅便快步迎上来，快速而又口齿清晰地说：“男子姓名不详。”

一看就是第一次作案。

“此人正是特警队队长徐科诚。”

“被劫持的女子是谁？”

高毅问。

高毅和徐科诚相处数年，警事当头彼此都不需要架空的礼节，直截了当更显本色。

“叫钟苓。”

是个还在读高二的学生。

那是她母亲。

徐科诚的下巴向右边指了指。

高毅顺着看过去，看见一名女警正在安慰一个哭泣的中年女子，接着听见徐科诚说：“母女俩是来逛商场的。”

没想到就碰到了这个疯子。

根据钟苓的母亲说，她女儿根本不认识这名男子。

“劫持是怎么开始的？”

“据她母亲说，她和女儿刚刚走到广场上，就听见女儿一声尖叫。”

她侧头一看，看到这名男子已经把刀压在了女儿的脖子上。

男子要她打电话给公安局，指明要见你。

你可认识他？”

高毅摇摇头，站朝前，接过一个话筒，对着劫持者说：“我来了。”

我就是高毅，你要找的人。

劫持者握刀的手微微抖了抖，看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头发理得很短，几乎贴着头皮，除了目光格外凛冽之外，模样并不出众。

难道，这就是高毅？”

劫持者的脸微微向一侧偏了偏，似乎在从身边的空气里寻找答案，用不相信的口气说：“你就是高毅？”

！

“奇怪了？”

这名男子并不认识我，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地指明要见我？”

高毅带着满腹疑问点了点头，“我就是。”

<<空壳>>

你有什么事，说吧。

”男子的表情松活了一下，持刀的手不觉微微一动，刚要开口，却听见半空一声沉闷枪响。枪响过后，男子跪了下来，手里的刀掉到了地上，整个身体如一块厚重的水泥板，把被劫持的钟苓死死地压在身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数，徐科诚恼火地通过对讲机询问在楼顶埋伏的狙击手：“我还没有下命令，你为什么擅自开枪？”

！

”耳机里立刻传来狙击手的回答，声音果断却又含有几分懵懂，“不是我开的枪。

”男子的身体像触电般颤抖，充满骚臭味的黄色尿液顺着女孩的腰际流下来。

女孩惊恐的叫声几乎就要把周围所有的玻璃震得粉碎。

徐科诚一把将男子从女孩身上翻过来，看见男子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弹孔。

这事怪了！

高毅拉起女孩，女孩的母亲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把女儿紧紧搂在怀中。

徐科诚没有多少耐性，提小鸡一样把男子提留起来。

尿液滴滴答答地顺着男子的裤腿往下淌了一地。

“你不要命了耍警察玩呢？”

”徐科诚狠狠地问，口气是愤怒的子弹，射向男子。

男子像个吊线木偶，双手在空中无辜地挥舞着，“我也没办法！

我是被逼的！

被，被逼的！

”徐科诚的耳机里传来声音，“队长，我们已经找到了发出枪声的位置。

在盛世百货一楼六号！

这里，有情况！

”徐科诚愤愤地扔下男子，嘱咐身边队员，“看好他！”

”其实不用看管，男子早已像一堆烂泥般瘫软在自己满地的尿液上。

盛世百货是位于持刀男子背面的一座高楼，地皮金贵，一楼分成若干个小铺面，六号商铺正在重新装修，没有开门营业，所以玻璃门是上了锁的，在玻璃门的外面还拉下了防盗卷帘门。

此时，卷帘门和玻璃门都被特警从里面打开了。

当徐科诚和高毅走近的时候，立刻闻到了呛鼻的装修气味，并且看到，在满地的白色墙灰中，在尚未被清扫的装修垃圾中，侧脸俯卧着一名男子。

男子上身穿带帽兜的长袖绒衣，下身穿多包旅行裤。

帽兜盖住了他的脸。

男子的左手被压在前胸下，右手朝前。

高毅和小孙往前一步，看清了男子的右手。

他的手已经从手腕处断成两段，手臂还和身体连接着，手掌却跌落在了一边，鲜血喷洒一地。

身下的灰尘因为身体的轰然倒地而向四面散开，在他的身边形成一扇弯弧。

小孙弯腰试了试男子的鼻息，然后站起来说：“已经死亡。

”“这怎么可能？”

”徐科诚看看地上的男子，又看看广场上还在筛糠的劫持者，一脸迷惑：只是手腕被砍断，不足以致命。

在断了的手腕上，可以看到被香烟熏得黑黄的指头，此时已经惨白毫无血色。

在食指上，戴着一只戒指。

戒指出奇地大，戒面有一厘米宽，一条银龙盘踞而上。

高毅拿出一支笔，轻轻拨开帽兜。

帽兜下露出一张胡子拉碴满脸横肉的凶悍之脸，眼睛恐怖地向外鼓着。

在其脖颈处，露出一道深深的血瘀。

高毅迅速检查了男子朝上的背部，发现其全身上下根本没有任何弹孔。

<<空壳>>

在男子的身体之下，也没有血迹流出。

“难道，他是被勒死的？”

”高毅抬起头来，望着徐科诚和小孙问。

徐科诚和小孙两人顿时更加迷惑，如果这名男子是被勒死的，那么，枪声又是为何而发呢？

在距离手腕处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手枪。

徐科诚将其捡起，检查后说：“打过一颗子弹。

”他抬起眼睛朝四处看了看，然后忽然朝一面墙跑过去，像一只灵活的猿猴一般，三步跃上墙面，拉住墙顶突出的一根铁管，单手吊在那里。

徐科诚动作娴熟，令人眼花缭乱。

他的另一只手在墙面上抠了抠，朝高毅扔下一样东西来。

高毅像接个棒球一样，反手接住，打开手掌一看，是一颗子弹。

也就在此时，高毅在徐科诚的下端，看到了一孔亮光。

高毅走近，发现那是墙上的一个小孔，半径约为两厘米。

这是用冲击电钻打出的孔，位置刚好在卷帘门侧面，高度距离地面一米六左右。

高毅仔细打量这间店铺，墙壁上方已经装好中央空调系统，玻璃门窗都是封闭的，该打的外接孔早已打好，并且都将周边密封好了，看起来不应该再有多余的孔洞。

显然，这是一个为了某个目的，故意钻好的孔。

那么，这个孔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高毅走到小孔前，微微弯腰，将眼睛对了上去。

刹那间，他明白了钻孔的目的。

这个孔的位置十分隐避，任何人站在这里，躲在墙后，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外面广场上的一举一动，又不会被外界所看到。

如果从这里向外射击……高毅抬手比了比，也是绝好的位置。

再如果，射击者在举枪射击时手被砍断，那么子弹很有可能就会打偏，飞到上端的墙顶……高毅比划了一下，一偏头，看到了那个徐科诚刚刚发现的位置……店铺的后门是敞开的。

特警队员说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门并没有锁上。

显然，地上的死者和杀死他的人都是从后面进来的。

那么，地上死亡的男子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对绑架者开枪？

又是谁砍断了他开枪的手并且杀死了他？

太阳看完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顺着既定轨道走了，留下漫天血红的晚霞，覆盖这个心灵杂沓的世界。

轻佻自在的霓虹灯不等天完全黑透就挣扎着挤上来，处心积虑地试图打断不停闪烁的警灯。

然而，霓虹灯的努力全是徒劳。

霓虹灯不明白警灯为什么不知疲倦地闪个不停，就像警方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

惊恐和大难不死的余慌让劫持者词不达意。

在他结结巴巴的解释下，高毅终于听懂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在大楼地下室的杂物间里，高毅等人发现了另一个被劫持的女子。

女子脸部青肿，全身被粗绳捆住，眼睛被蒙住，嘴里塞着一块肮脏的抹布。

女子在被营救的时候，尚未从惊惧中完全脱离出来，嘴里的抹布才被抽掉，就对着扯抹布的特警队员手腕大咬一口。

特警队员疼得咬牙眯眼。

这名女子叫刘美霞，是劫持者的女友。

劫持者叫郭有庆，在一家电信公司上班。

今天，他陪着女友来逛街，没想到在人群拥挤的购物商场里走着走着，一不留神，女友刘美霞就忽然人间蒸发了。

刘美霞说，她当时正看上了一条裙子，手还没摸到裙边，就脑袋一沉，两眼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捆在了一个小房间里，想叫却叫不出来。

<<空壳>>

郭有庆说，他不是故意要劫持高中女生钟苓的。

在女友失踪后，他四处寻找，掏手机给女友打电话的时候却意外地在口袋里摸到一部旧手机。那不是他的手机。

他正纳闷呢，手机响了，发来了一段视频。

郭有庆莫名其妙地打开，看到了被绑架的女友。

紧接着，一个男子打来了电话，让他去买一把刀，然后到广场上劫持一名人质。

“那名男子对我说，一个叫高毅的人欠了他一笔债，只要把高毅叫来，他就放了我的女朋友。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照他说的话做了。

”“手机呢？

”高毅问。

郭有庆从口袋里掏出那部旧手机，递给高毅。

高毅找出最后一个接听号码，回拨过去，商铺里尸体的口袋震动起来，发出一段喧嚣的摇滚乐声。

高毅走过去，蹲下身从尸体口袋中取出手机。

债？

！

欠什么债？

！

高毅仔细观察死者死者的面孔，四方脸，眼睛紧闭，看不到其一贯的眼神。

此人满脸横肉，鼻梁曾经被打断过，没接好，有些歪。

高毅实在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欠他债？

！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高毅转回头，问郭有庆。

郭有庆连连摆手摇头。

这时候，小孙走过来报告说他已经联系上了六号店铺的主人。

店铺主人说他正在外省度假，铺子是借这个机会承包给一家装修公司进行装修的。

小孙让对方立刻用公用电话回拨过来。

号码果然是外省区号。

小孙告诉高毅，他联系上了装修公司。

公司老板说他们昨天就接到供电局的电话，让他们停工两天，说是要检查线路。

在小孙的后面，走来几名现场勘察警员，其中包括法医。

看到法医，高毅的心抽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再次想起了自己的女友吕鸿。

吕鸿也是一名法医。

可在这一组勘察人员里，并没有吕鸿。

在整个城市里，都没有吕鸿。

几天前，吕鸿只身去了西藏。

吕鸿不是带着欢乐和梦想走的，她是带着满身满心的伤走的。

在刚刚结束的一起捉拿凶犯自称是“索魂者”的案件中，吕鸿虽然坚强地活了下来，灵魂却被掏空了，人成了一具空壳。

案件结束后，吕鸿做了一个决定——抛开一切去西藏。

她告诉高毅，或许，只有在那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在那最纯净的地方，她才能够找到失去的东西。

临走时的头一晚，她望着城市夜色，背对着高毅，小声说：“心若无根，如船无舵。

”吕鸿说出这个想法时，她和高毅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这沉默和窗外的夜一样黑沉。

高毅难过地想，诡异而残酷的索魂者一案，改变了吕鸿看待自己的视角。

她这一走，是逃离？

是寻找？

<<空壳>>

还是自我放逐？

内心的空缺，只有自己才能填补。

对于吕鸿的离开，高毅没有阻拦。

可是，吕鸿一走，毫无讯息。

高毅给她的手机打了无数次电话，总是关机。

正想着，高毅自个儿的手机忽然响了。

来电显示上是西藏的区号！

高毅急忙接听，对方是个男子，声音嘶哑，“老高，你托我办的事，我帮你查了。

”“怎么样？

”一向沉稳的高毅，这下子着了急。

对方是西藏警局的同事。

吕鸿杳无音讯，高毅请他找一找。

“老高，你先别急，慢慢听我说。

吕鸿乘坐的列车，在接近拉萨的时候，遇上大雪，翻车了。

”“什么？

！

你们找到人没有？

有没有受伤？

！

”高毅的语速急促起来。

当初，高毅陪着吕鸿坐火车，一直把她送到接近拉萨的地方才下了车。

他记得，下车的时候，天上开始飘下雪花。

没想到……“我找遍了所有的乘客，受伤的没受伤的，都没有她。

不过，……”对方有些犹豫，“不过，有几节车厢滚下了一个悬崖，我们正在进行收索。

只是……”“什么？

”“列车坠入悬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至今为止，尚无一人生还。

”对方说到这里，忽然听到话筒里一阵冷绝的沉默，急忙安慰，“老高，你别急，吕鸿这人不但聪慧，而且坚强，只要她能挺住，我们就能找到她。

”对方的声音小下来，连自己听着都如同脚履薄冰，虚虚的。

“科长，我们在死者的戒指上发现了这个。

”小孙的话打断了高毅的通话。

他挂掉手机，看见小孙的手心里放着那枚银戒。

银龙失去血肉生气的滋养，变得硬邦邦的，毫无尊贵气息。

高毅接过龙戒，看到了内侧的制作编号，编号旁边还注有店铺名称：盛世银庄。

“小孙，你联系一下这家银庄，看能不能查到买主？

”高毅说。

这时，法医走过来，小声告诉高毅，死者的手腕是被用锋利的刀具齐齐砍断的。

高毅的目光凝聚在银龙上，脑海里迅速闪过案发场景：死者持枪从后门悄悄进入六号店铺，通过墙上的小孔向外观察。

就当他举枪瞄准准备射击的时候，身旁忽然窜出一条黑影，双手举刀，斩断了他的手腕。

他的手指这时已经扣在了扳机上，手腕在被斩断的一刻，手指扣动了扳机。

然而，持枪的手在脱离手臂的同时向上飞起，更改了瞄准的方向，子弹射入墙顶。

死者的脸因为疼痛而扭曲，他刚要转过身来，脖子却被一条钢丝紧紧勒住……现场清晰可又疑问重重……死者为什么要逼迫郭有庆绑架人质？

为什么指名要见他？

如果只是想见他，又何必大费周折地演这么一场“大戏”？

<<空壳>>

死者逼迫郭有庆绑架人质的事实后面究竟藏有何种隐情？

难道是要射杀自己？

最后一个疑问，又是谁杀死了他？

为什么？

难道是为了救自己？

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每一步都显出幕后操纵者的精心策划。

那么，这样的开场又将把整个案件引向何处？

望着手里的龙戒，高毅有一个很不祥的预感，这个案子，就像一个深山老林中雷电过后忽然显现的山洞，黑黢黢的洞口之内是卷裹在黑暗中的秘密。

高毅站在洞口边缘，不知道这个洞究竟有多深？

有多长？

有没有尽头？

若果有，那么在尽头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什么？

在这众多疑问之下，在他的内心，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忧：吕鸿在哪里？

在离别的那天，透过车窗玻璃薄薄水雾，站在月台上的高毅在吕鸿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

那东西静静地潜伏着，幽幽的，虽暗无光芒，却顽石般盘踞在吕鸿的瞳仁上，等待着动作的时机。

他挥手，列车缓缓离去，越来越远，如断线风筝。

回来之后，吕鸿最后的眼神一直盘亘在高毅内心，夜夜驾梦来袭。

在又一次噩梦醒来之后，高毅忽然悟出，那顽石般的眼神，是一种决绝，是一个决心——从此与尘世两相遗忘。

如果高毅的判断没有出错，那么身陷雪地或许还受了重伤的吕鸿，是否仍旧会选择支撑下去？

她是否会认为，车祸是命运的安排，就此放弃？

2. 我是死者，也是开门人小孙用从死者身上搜到的钥匙打开了门。

他和盛世银庄的老板通了电话，对方是个小作坊，只在网上销售，没有铺面。

小孙因此获得了戒指主人的姓名和送货地址。

死者名叫江淙龙。

推开了积压于门后重重的黑暗，高毅戴上手套，按下电灯开关。

如果不是别有目的的刻意伪装，住居总能泄露主人的性情和隐情。

这一间，把江淙龙的一切暴露无遗。

他喜欢刑罚。

在四周墙壁上，贴满了大小各异的画，有铅笔画，有黑炭画，有水彩画……画面上是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刑罚场面。

整个房间，像一个用意象行刑的地窟，充满了阴森森的，血淋淋的寒气。

小孙的目光被寒气笼罩，指引着他看到了江淙龙内心世界的一角，那里终年不见阳光，古怪而残酷。

小孙不觉一抖，后背泛起一层冷疙瘩。

江淙龙的房间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外加一个巴掌大的厕所。

看来，江淙龙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

或许，他把钱花在了其他地方；或许，他无意在同一个地方久待。

小孙的目光顺着墙面缓缓移动，触击到床头墙面的时候，不禁愣住了。

高毅也早已看到了床头的东西，不觉眉头一皱。

人类对于信仰，喜欢用供奉来表现。

武士供刀，和尚供佛，慈者供心。

在江淙龙的床头，有一个类似刀架的红漆木架，木质陈旧，漆色晦暗。

在架子上，稳稳地横担着一个刑具。

刑具细长，和木架合二为一，散发着刺骨阴凉，好像从未被人用润漆保养过，从未被阳光抚摸过，却永远被人畏惧着，像个断头台。

高毅伸手，取下刑具。

<<空壳>>

刑具的外表看似一把半米长刀，刀把上刻有一条盘旋云龙。

打开后，又可以分出六把刀刃。

每把刀刃的刃口纹路不同，刺进人体内的疼痛度也各不相同。

“小孙，眼熟吗？”

高毅问到，把刀递过去。

小孙接过来仔细看后，禁不住“啊”了一声，“难道是‘血刃手’？”

！

小孙所说的“血刃手”，是媒体为一个连环杀手取的名字。

六年前，城市四处陆续发现被抛弃的女尸，年纪都是二十岁左右，身上留有各式伤口。

高毅当时没有接手这个案件，但是他在后来的会议中接触过经办此案的警探，听他们讲起过刀口的形状。

他清楚地记得那些警员们当时叙述的口气，愤怒而又无可奈何。

血刃手不但残忍到了极致，而且诡计多端。

最奇怪的是，血刃手在六年前忽然停止作案，如尼斯湖水怪永远沉入湖底，销声匿迹了。

这个案子，也就被这个怪物一起拽下，停了下来。

直到今天。

从江淙龙的床下，小孙拖出一个深绿色皮箱。

皮箱的外层被磨得很旧了，似乎跟随江淙龙到过很多地方。

皮箱上有一把锁，锁眼磨得锃亮。

小孙看一眼高毅，高毅点了点头。

小孙会意，从口袋里掏出一套精致小巧的开锁工具，三两下打开了铁锁。

箱门被缓缓打开，露出满满一箱东西——余留小半瓶的粉色香水，挂着毛毛熊和洋娃娃的手链，鲜花绽放的水晶戒指，单个白色耳环，一只高跟皮鞋，绣荷花的披肩，白底蓝花的陶瓷手机挂件……全是女人用品。

“战利品？”

！

小孙脱口而出。

如果每件物品属于一名不幸被害的女子，那么这个箱子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

小孙似乎看见了无数的双手沾着泥土和鲜血，从坟墓之下伸出来，向他求援。

“小孙，这里结束后，你把刀具和这箱东西带回技术科，让他们好好查一查。”

高毅说。

此时，在江淙龙公寓斜对面的大楼顶上，卧着一个人。

此人手里拿着望远镜，密切注视着江淙龙房间里两名男子的一举一动，嘴角渐渐浮起一层寒冷的笑意。

。

警方刚刚结束索魂者一案，疲惫不堪。

尤其是高毅，身心备受打击。

在对手最脆弱的时候进行攻击，是战略中的上策。

江淙龙死得值，他是个称职的死者，也是个完美的开门人。

他为高毅打开了一扇门。

门后，是高毅从未到过的、无力预料的世界……

<<空壳>>

编辑推荐

《空壳》编辑推荐：《最推理》杂志鼎力推荐。

刑警高毅系列第一部，警察这个职业，是在人性的边缘走钢丝，最亲密的人，却背着你，隐藏了最大的秘密.....只有玩到游戏结束，才能看到真相。

所有的人都是行走的躯壳。

褪掉壳子，我们都一样，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

<<空壳>>

名人推荐

在这样一个创作贫乏和浮躁的时代，一位叫凜的作者，用文字传递出的力量，更甚于以往。

——《最推理》编辑 某许某猫推理小说不好写，长篇尤为艰难。

凜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演绎出高毅探案时的层层剥茧，以及每一起命案后振聋发聩的动机。

作为阅读群相对集中的类型文学，书中的人物命运将整本书提升了一个阅读层次。

期待高毅的传奇继续，期待吕鸿的完美回归。

——中国原创顶尖推理作家，传奇侦探“左庶”之父 王稼骏我一直以为好的推理故事，就是作者给你出了一个谜题，让你猜不到结局，而在知道结局后，又恍然大悟，心服口服。

直到看了凜的故事，我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者的这种特色在《空壳》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凜是一个天生的写故事者，这种天分，无法复制。

——诡计之王，超级侦探“慕容思炫”的创造者 轩弦作者擅长于对画面的描述，每个故事场景的展现都镜头感十足，令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是在观看一部精彩的推理大片。

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创作的诚意。

——中国知名悬疑作家 大袖遮天在和凜成为朋友之前，我是读者，纯粹是通过这些小说，高毅的、吕法医的，以及一个又一个风格迥异的系列接近她。

可越读越惊叹“下笔也太精准了”、“完全是出道二十年的掌控力”（笑）、“她到底还有什么不敢写”的同时，甚至觉得可能和我在现实中交流的不是作者本人。

——悬疑推理团队“桂源铺”掌门人 刘念夕

<<空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